

炊仔飯的故事—

記第七屆「新台灣史研習營」—歷史與產業：雲林採訪錄

曾秋美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

打從年初自雲林回來後，這個被我命名為「炊仔飯的故事」就一直縈繞在心裡，料想今後只要有關雲林的一切，都會讓我想起這個故事，而我希望永遠都不會忘記。

說起今年新台灣史研習營的緣起，雖然我同事陳朝海在海報上用布袋戲口吻寫著：

『半神半聖亦半仙，全儒全道是全賢；腦中真書藏萬卷，掌握文武半邊天』。是的，我們今年的「新台灣史研習營」來到霹靂布袋戲的原鄉—雲林縣。提到雲林，除了想到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現在當紅的霹靂布袋戲外，你可知道，雲林也是「台灣共和國」大統領廖文毅的故鄉！？不但如此，雲林是農業大縣，農產蔬果之豐，堪稱我國的「農業首都」，更有台灣「糖都」之稱的虎尾糖廠，見證我國糖業的百年發展史。而在人民作主的時代，從麥寮反六輕、520 農民運動到台灣毛巾業者的抗爭，雲林的社會運動為台灣人反抗求生的意志做了最好的詮釋。當然，早年漳泉和客家之移民大舉進入雲林地方墾殖，造就豐富多樣的族群關係與信仰文化，也值得我們一探究竟。西螺七崁的傳奇，美麗的八色鳥，跨越濁水溪的西螺大橋，雄偉的南聖宮，素還真葉小釵……，正向您召喚，第七屆新台灣史研習營，一起來見證脫胎換骨風華再現的新『台西風雲錄』吧！

但是，真正起因該是爲了朝海和義霖兩個霹靂迷吧！他們屢屢抱怨爲何我們研習營不去霹靂的故鄉？是啊，看了朝海前述的理由，我們還能不去嗎？

可是，對於雲林，我們可真的是人生地不熟，光認識「素還真」、「風之痕」是沒用的。幾個小秘書打從去年，每逢雲林人就問，哪裡有合適的地點？本想打朴子文化工作陣蔡哲仁老師的主意，誰知他們環保聯盟也約在同一時間假虎尾舉行研習營，這下不但去不了虎尾，連帶可尋求協助的前輩也分身乏術了。最後，朝海靠著有限的人脈，尋到超級熱誠的鄭藝兒小姐協助，終於敲定了交通相對方

便的南聖宮。關於這，可得要特別感謝關帝聖君的好意，南聖宮的主委在報到那一天告訴我們說，他們曾向關老爺請示，關老爺說這個單位很好，要協助他們，因為南聖宮台北分宮就位在我們辦公室旁的遼寧街上，地緣很近，了解分明...。

地點找好，接著我們照例請出台灣歷史學會的老師們，對著專精雲林學的學者專家發出「通緝令」，效果如何，大家參考課程表就能明瞭，我們的課程和師資之優，絕對第一。問題是第三天的歷史散步該怎麼辦呢？當初新台灣史研習營的創辦構想之一即在學院與地方文史社團的結合，往年實地的踏訪課程都是由在地的專家，用最在地的精神帶領學員訪查史蹟，偏偏我們除了霹靂公司之外，一無所知，雖然幸得蔡孟岳先生出馬為我們「喬」好霹靂公司和虎尾糖廠，最終仍得勞駕本會董事張炎憲館長趕於活動前夕，親自南下向蘇治芬縣長請求協助。

那天，蘇縣長在她那滿有特色的辦公室接待我們，美麗縣長侃侃而談縣政的理想和艱苦，透露出她對故鄉濃濃的深情和愛護，但是當她指著別緻的辦公桌椅說「為了節省縣長室的裝潢費用，這些都是從我家裡搬來的...」，我們心裡一絲募款的盤算也跟著被不忍給擋掉了！幸好，縣長還是說，感謝您們把這麼好的活動和資源帶來我們雲林舉辦，我們盡可能幫忙....。

於是我們在文化局幫忙下找到了雲林縣社區希望聯盟協進會協助。第一次和熱誠的陶姐聯繫，我開口就央求歷史巡禮行程一定要看最具特色的雲林采風，還要吃最道地的小吃美食，經驗豐富的陶姐隨即數說起景點和聞名遐邇的美食，當然也包括了「炊仔飯」，讓我在電話中彷彿見到她拍胸脯保證而開始想像起「炊仔飯」冒煙的模樣。但是隨著開辦時間逼近，過於忙碌的陶姐還是給了我一點點不安。

別急，雖然我知道此刻看倌們已經迫不及待要繼續看「炊仔飯」的下文，不過太精采的課程還是得紀錄一下。

課程開場照例要讓大家明白台灣人不只有四百年史(雖然很多人都得過史明先生的餵養，可是還是得澄清這點，至少不能對不起平埔祖媽們)，這個任務向來都是劉益昌老師擔任的，雖然他說：「秋美，你們到處辦活動，我會來不及挖...」，但他仍在剛剛開挖雲林遺址的研究背景下，就著有限資料、繪聲繪影的述說史前雲林人的故事，教我們怎樣「讀一本凍結在時空中的無字史書」(劉師之語)。去年我在我們夏季學校研習營中，偶然聽到了「雲林的奧客」，這次總算請到邱彥貴老師來解說雲林境內特殊的詔安客族群。

第二天，休假中四處調查的陳國川老師，凌晨四點讓擔憂的師母陪著從台北趕來上第一節課，讓大家在he有點黑色的笑語中，一面嘆息一面明瞭老雲林人如何在極度貧瘠、充滿災害的土地上，開發出片片綠田園林。或許，有人會覺得林崇熙老師很嚴厲，特別是他罵起那些不重視古蹟文物的官員時，但是當他娓娓敘

述雲林產業的發展與伴隨而來的痛處，特別是當他指著老街照片說「那是我家」時，你會從他眼中看到一種柔和著驕傲、憐惜的溫柔。

我想大部分的人和我一樣，對雲林僅有的印象除了霹靂之外，約莫就是著名的虎尾糖廠了，楊彥騏老師述說雲林糖業的興衰史，從中我們體會甜蜜的滋味，也嚐到一些落寞和苦澀。雖然，張炎憲館長在歷年營隊中總是坐鎮到最後一刻，學員們對他再熟悉不過，但是要說「台灣共和國大總統廖文毅」的風華和寂寥，則非他莫屬。政治是結果論，總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但是在歷史學者眼中，廖家兄弟和同志們標誌出台灣人在絕望中的覺醒和奮鬥，雖敗猶榮。布袋戲，每個人都會看，戲迷成千成萬，可是真正懂的人不多，我的程度太差，看不出陳朝海和陳義霖的功力，可是我知道陳龍廷老師絕對是個中高手，因為每個人說起布袋戲都推薦他，果然，他和我們分享如何在「金光閃閃、瑞氣千條」的聲光影像中，看到了市井小民的辛酸血淚，看到了戲偶背後隱涵的文化。但是最令人惋惜的是，正當我們在雲林談論布袋戲文化時，也失去了國寶布袋戲大師黃海岱仙。

終於可以出去散步了，第三天的巡禮課程在我不斷鼓吹「炊仔飯」的想像期待之下出發。陶姐為我們找來了劉明俊、沈沐蒼和廖冠賢等三位老師，在他們帶領下，我們到虎尾糖廠看到小火車，也在震耳欲聾的廠內參觀近代製糖流程，想像自己變成了甘蔗，隨著輸送帶前進，碎料分渣、榨汁蒸煮、加壓結晶，最後成了晶瑩閃亮的糖粒。口中含著鮮甜的砂糖，卻想起台灣被殖民的辛酸---「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

接著我們到霹靂公司看金光戲的發展，到虎尾製片廠目睹拍片經過，實地操弄半人身大的戲偶之餘，大家紛紛發出這樣的驚嘆：「哇，原來是這樣啊！」明白了現代製片技術讓戲偶那些不可思議的橋段、撇步甚至淚水都能「跟真的一樣」。然後我們踏訪一個「醞釀中」的古蹟---建國一、二村，這個老空軍眷村也曾是日治時代虎尾空軍基地的眷區，如今隨著眷村改建推展，人去樓空，樹木兀自蒼鬱。我們思考著歷史建築或者古蹟保存究竟該怎樣賦予意義？

趕在陽光西斜前，我們分批抵達西螺大橋，原先企圖徒步跨橋橫越濁水溪的，但車水馬龍的危險，讓人只能在橋頭留個影紀念；同時間另批人馬則前往西螺參觀著名丸莊醬油廠和延平老街。夕陽終於緩緩而下，我們在餘暉中抵達斗六太平老街，我相信，大家在老街參訪中，必定一面隨著老師解說而注意古典美麗的建築，一面望著林林總總美食而飢腸轆轆，「炊仔飯」的香味在想像下更加美味了。

這時陶姐忙著張羅聯繫，幾經商量，我們決定開拔回營再享用晚餐。終於，大家分到了一個飯盒和一碗冰涼的長興豆花。一掀開餐盒，哇，竟然有排骨耶，大家愉快享用著，可是誰都沒有說出心裡的嘀咕，這真是傳說中的「炊仔飯」嗎？

怎麼「炊」出來的呢？怎麼好像和一般便當沒什麼異樣呢？我和同事們都沒人見過真正的「炊仔飯」，而陶姐有事先走了。於是「炊仔飯」變成一個謎，我們臨睡前仍在思索這個問題。

隔天清早，兩個學員終於輕描淡寫地向我揭曉謎底：昨晚吃的「不是」炊仔飯！（其實那是斗六最著名的排骨飯啦），她們還翻開旅遊書告訴我「炊仔飯」的廬山真面目。天哪！這些可愛的學員，早知謎底卻不忍揭穿，這下若未能讓大夥兒吃到傳說中的「炊仔飯」，我豈有顏面對那些或許仍在百思不解的學員們？可是營隊這天中午就要結束了...。當永和早餐店的老闆林大哥出現，我迫不及待告訴他這個窘況，也不管他該要忙早餐店生意，立刻央求他帶我去找「炊仔飯」...。林大哥沒第二句話，只說：「應該是那一家，可是這麼早，人家不知開了沒？我每次帶朋友都是下午去，他們賣完就關門，炊仔飯很費時...」，但是他還是開著車要我跟著一起出發。

到達街上時，他停好車，示意我也停車，還吩咐隨行的女兒：「幫阿姨看著車....」。走了幾步，停在一間小店前，店門果然關著，林大哥說「是這裡，沒有錯」，可是門口沒電鈴，而我怎樣找都沒看到招牌可以找電話號碼打，心正要往下沉。突然，「喂~~，炊仔飯的頭家有仔否？」林大哥大大的聲音回盪在清晨的街上。下意識地，我有一種「不好意思」的感覺，左右看看有無人「白眼」。林大哥說「在我們這裡，沒關係的啦，也許他們就住在裡面啊！」接著又大喊一聲「炊仔飯的頭家...」。可惜無人應聲，我的心再度下沉。

這時走來一個歐巴桑，望著我們說：「啊，炊仔飯的無仔遮啦，伊厝仔彼條巷仔底...」。我眼睛一亮，立刻哀求她：「阿桑，你娶阮去好否？」我看到歐巴桑猶豫一下就往回走，並要我們跟去，我聽到她低語著：「瓦斯無電，我欲出來買電池，粥亦仔瓦斯頂....」。到了巷口，歐巴桑突然急急說了一句「哪，彼個就是賣炊仔飯的....」順著她的指頭看去，一個人提水桶，騎著腳踏車正越過前方路口。我才要跑去，林大哥一個箭步跑在我前面，我又聽到好長一聲「喂~~，炊仔飯的頭家....」。頭家聞聲折返回來，可是他說：「恁一下訂那麼多份，恐怕做不出來，阮要材料，亦擱愛時間落去炊，店面亦要賣....，無，我轉去問阮某看看」。我們跟著回到他家，老闆娘竟也一臉猶豫，直說不知那麼短時間能否做出來？還說店裡沒招牌就是因為怕生意太好做不來，影響炊仔飯的味道。我正要開口拜託她，身旁的林大哥又說話了：「頭家娘，啊恁就盡量嘛，人因外地人真罕地來咱遮，就盡量拼看麥呀！無通乎人失望啊！」老闆娘終於勉強的點了頭，林大哥似乎也鬆了一口氣，對我笑一笑。我看著他，想起第一天去訂早餐時，他也告訴我：「這樣你們就可以吃飽了，不必多訂....」。

就這樣，當我們在綜合座談會後，聆聽過主談人尹玲瑛立委說明雲林毛巾業

的抗議始末以及耀伯仔(戴振耀先生)用詼諧輕鬆的語調，說 520 事件農民大抗爭時，他們如何被警察毆打；他們如何對榮民可以每個月領那麼多錢，可是老農民卻連「食煙錢攏愛共嗣細伸手」感到不平而力爭農民年金的經過等等。臨別前，傳說中的「炊仔飯」，終於冒著熱煙出現在大家面前。其實，它並不大碗，食材也非山珍海味，但是飯裡真的沁著淡淡菜肉香，我狠狠吃了三碗，邊吃邊想起林大哥在街頭呼喊的樣子，想起他告訴我說：「我們這裡不比台北，你們台北比較好發展，所以年輕人都出去了...。」又說：「謝謝你們來我們雲林，這些歷史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想著想著，我又想起歷年來協助新台灣史研習營籌辦的地方人士們，像是帶我們看蜂砲的鹽水武廟林益仁主委；朴子的蔡哲仁老師和布袋嘴的蔡炘樵老師；在奮起湖天主堂為我們禱告的吳修女；花蓮玉山神學院的陳傳道 A-MUWI 以及每年屏東黑珍珠成熟時，必定急送幾箱北上慰勞我們的保安宮蘇朝敏總幹事...等等。真心感謝哪！當我們在當地一籌莫展時，他們放下手邊一切幫助我們，從不像台北人老是說「好忙」，感謝他們讓我們感受到台灣人身上那些純樸、豪邁、真誠、良善的特質；看到了台北以外的天空，好美。

行筆至此，我彷彿再度聞到了「炊仔飯」那淡淡的，溫暖的香味。